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二十回 賽元壇奔雞爪山 玉面虎宿鵝頭鎮

話說侯氏夫人聽見秋紅不見了，忙上樓查點東西，祇見衣箱首飾不見了許多，心中想道：“這丫頭平日為人最是老實，今日為何如此？想必他昨日望林下去尋到小姐，二人會見了，叫他來家偷些東西出去，躲在人家去過些時等他爹爹回來，好出頭說話。自古道：打人不可不先下手。諒他這兩個丫頭也走不上天去，不如我們找他回來，送了他二人性命，除了後患，豈不為妙！”主意定了，忙叫侯登進內商議道：“秋紅丫頭平日最是老實，自從昨日找玉霜回來，夜裏就偷些金珠走了。一定是他尋著了玉霜，通同作弊，拐些東西，躲在人家去了。你可帶些家人，到松林裏去，訪到了，一同捉回來。”又向侯登低聲說道：“半夜三更，絕其後患，要緊，要緊！”侯登領命，帶了他幾名貼身心腹家人，出了後門，一路找來。往松林裏走了半里之路，四下一望，俱無人家，祇有山林之中兩進草房。侯登道：“四面人家俱遠，想就在他家了。”忙叫家人四面布下，他獨自走來不表。且言龍太太自從小姐動身之後，他又苦又氣，苦的是，好位賢德小姐，纔過熟了，卻又分離；氣的是，侯登姑侄相濟為惡，逼走了佳人。正在煩悶，卻好侯登走到跟前，叫道：“裏面有人麼？”太太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尊姓大名，來此何幹？”侯登道：“我是前面柏府的侯大爺，有句話來問問你的。”太太聽見“柏府”二字，早已動氣，再聽見他是侯登，越發大怒，火上加油，說道：“你有甚麼話來問你太太，你說就是了！”那侯登把龍太太當個鄉下老媽媽看待，聽得他口音自稱太太，心中也動了氣，把龍太太上下一望，說：“不是這等講。我問你昨日可曾有個丫頭到你家來嗎？”太太怒道：“我這裏一天也有七八十起，那裏知道你問的是那一個！”侯登聽了道：“想必這婆子有些風氣。”大叫道：“我問你柏府上可有個丫鬢走了來？”太太也大聲回道：“你柏家倒有個逼死的小姐在此，卻沒有甚麼丫頭走來，想必也是死了，快快回去做齋！”

這一句話把個侯登說得目瞪口呆，猶如頭頂裏打了一個霹靂，癡了半會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家之事，他如何曉得？一定他二人躲在他家，不必說了。”祇得陪個小心，低低的問道：“老奶奶，若是當真的小姐在此，蒙你收留，你快快引我見他一面。少不得重重謝你，決不食言。”太太笑道：“你來遲了，半月之前，就是我送他到西安去了。”侯登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我前日晚上是分明看見他在你家門口，怎麼說半月之前就送他去了？看你一派浮言，藏隱人家婦女，當得何罪？”那龍太太聞言，那裏忍耐得住，撞面一喝道：“我把你這滅人倫的雜種！你在家裏欺妻虐妾，今日來惹太太，太太有甚麼錯與你？你既是前日看見他在我門口，為甚麼不當時拿他回去，今日卻來問你老娘要人？放你娘的臭狗屁！想是你看花了眼了，見了你娘的鬼了。”當下侯登被龍太太罵急了！高聲喝道：“我問你這個大膽的老婆子！這等壞嘴亂罵，你敢讓我搜麼？”龍太太道：“我把你這個雜種！你家人死了，做齋理七，棺材都出了，今日又到我家搜人！我太太是個寡婦，你搜得出人來是怎麼，搜不出人來是怎麼？”侯登道：“搜不出來便罷，若是搜出人來，少不得送你到官問你個拐帶人口的罪！”龍太太道：“我的兒你倒好算盤！若搜不出人來，連皮也莫想一塊整的出去，我叫你認得太太就是了。”閃開身子道：“請你來搜！”侯登心裏想道：“諒他一個村民，料想他也不敢來吵我。”帶領家人，一齊往裏擁去。龍太太見眾人進了門，自己將身上絲條一緊，頭上包頭一勒，攔門坐下。侯登不知好歹，搶了進去，帶領家人分頭四散，滿房滿屋細細一搜，毫無蹤跡。

原來小姐的衣服鞋襪，都是龍太太收了，這侯登見搜不出蹤跡，心內著了慌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中這老婆子的計了，怎生出他的門？”眾人道：“不妨事，諒他一個老年堂客，怕他怎的！我們一擁出去，他老年人那裏攔得住。”侯登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眾人當先，侯登在後，一齊衝將出來。誰知龍太太乃獵戶人家，有些武藝的，讓過眾人，一把揪住侯登，攢在地下，說道：“你好好的還我一個賊證！”說著，就是夾臉一個嘴巴子打來。侯登大叫道：“饒命！”眾人來救時，被龍太太扯著衣衫，死也不放。被一個家人一口咬松了太太的手，侯登爬起來就跑，太太趕將出來，一把抓住那個家人，亂撕亂咬，死也不放。那侯登被太太打了個嘴巴，渾身扯得稀爛，又見他打這個家人，氣得個死，大叫眾人：“與我打死這個婆子，有話再說！”眾人前來動手，太太大叫大喊：“拿賊！”不想事有湊巧，太太喊聲未了，祇見大路上來了凜凜一條大漢。見八九個少年人同個婆子打，上前大喝道：“少要撒野！”掄起拳來就打，把侯登同七八個家人打得四散奔逃，溜了回去。

你道這漢是誰？原來就是賽元壇胡奎，自從安頓了祁子富老小，他就望四路找尋羅焜的消息，訪了數日，今日纔要回去，要奔雞爪山。恰恰路過松園，打散了眾人，救起龍太太。太太道：“多謝壯士相救，請到舍下少坐。”胡奎同太太來到家中，用過茶，通得名姓。胡奎問道：“老婆婆，你一婦人，為何同這些人相打？”太太道：“再不要說起。”就將柏小姐守節自盡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侯登找尋之事，又細細說了一遍。胡奎嘆道：“羅賢弟有這樣一位賢弟媳，可敬！”胡奎也將羅焜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太太也嘆道：“謝天謝地，羅焜尚在，也不枉柏玉霜苦守一場！”二人談做一家。胡奎說道：“太太既同侯登吵了一場，此地住不得了，不如搬到舍下同家母作伴住些時，等令郎回來，再作道理不遲。”太太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怎敢造府？”胡奎道：“不必過謙，就請同行。”太太大喜，忙進房收拾了細軟，封鎖了門戶，同胡奎到胡家莊去了。那龍太太拿了包袱，一齊動身，來到村中。進了門，見過禮，胡奎把龍府之事細細說了一遍；胡太太也自歡喜，收拾房屋，安頓龍太太。次日，胡奎收拾往雞爪山去了。

且言侯登挨了一頓打，回去請醫調治，將養安息，把那找尋小姐的心腸早已擱起來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言羅焜自從在兗州府鳳蓮鎮病倒在魯國公程爺莊上，多蒙程玉梅照應，養好病，又暗定終身，住了一月有餘。那日程爺南莊收租回來，見羅焜病好了，好生歡喜，治酒與羅焜祝賀。席上問起根由，羅焜方纔說出遇難的緣故，程爺嘆息不已。落後程爺說道：“老夫有一錦囊，俟賢侄尋見尊大人之後，面呈尊大人。內中有要緊言語，此時不便說出。”羅焜領命，程爺隨即入內，修了錦囊一封，又取出黃金兩錠，一並交與羅焜道：“些須薄敬，聊助行裝。”羅焜道：“老伯盛情，叫小侄何從補報？”程爺道：“你我世交，不必客套。本當留賢契再過幾天，有事在身，不可久留了。”羅焜感謝，當即收拾起身。程爺送了一程回去。

羅焜在路，走了三日，到了一個去處，地名叫做鵝頭鎮，天色已晚，公子就在鎮上尋了個客店。纔要吹燈安睡，猛聽得一聲狂叫，多少人押進店來，大道：“在那間房裏？”公子大驚，忙忙看時——

不知是何人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